廣弘明集/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三 ◄

廣弘明集
卷二十四

► 卷二十五

卷二十四

○僧行篇第五之二

△沙汰僧徒詔——宋武帝

門下：佛法訛替，沙門混雜，未足扶濟鴻教，而專成逋藪。加以奸心頻發，凶狀屢聞，敗道亂俗，人神交忿。可付所在，與寺耆長精加沙汰。後有違犯，嚴其誅坐。主者詳為條格，速施行。

△褒揚僧德詔（七首）

〖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〗（元魏孝文帝）

門下：近得錄公等表，知欲早定沙門都統。比考德選賢，寤寐勤心，繼佛之任，莫知誰寄？或有道高年尊，理無縈紆；或有器玄識邈，高挹塵務。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，仁雅欽韶，澄風澡鏡，深敏潛明，道心清亮，固堪茲任。式和妙眾，近已口白，可敕令為沙門都統。又副儀貳事，緇素攸同，頃因輝統獨濟，遂廢茲任。今欲毗德讚善，固須其人，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，溫聰謹正，業懋道優，用膺副翼。可都維那，以光賢徒。

〖帝立僧尼制詔〗

門下：凝覺澄衝，事超俗外，淵模崇賾，理寄忘言。然非言何以釋教？非世何能表真？是以三藏舒風，必資誡典，六度摛化，固憑尺波。自象教東流，千齡已半。秦漢俗華，制禁彌密，故前世英人，隨宜興例。世輕世重，以裨玄奧。先朝之世，嘗為僧禁，小有未詳，宜其修立。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雲，欲更一刊定。朕聊以淺識，共詳至典，事起匆匆，觸未詳究。且可設法一時，粗救世教。殿須立白一同，更釐厥衷。

〖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〗

門下：崇因讚業，莫若宗玄，裨神染志，誰先英哲？故周旦著“其朋”之誥，釋迦唱“善知”之文。然則位尊者，以納賢為貴，德優者，以親仁為尚。朕雖寡昧，能無庶幾也？先朝之世，經營六合，未遑內範，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，紫闥簡超俗之儀。於欽善之理，福田之資，良為未足。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見，進可飡稟道味，退可飾光朝廷。其敕殿中，聽一月三入，人數法諱，別當牒付。

〖帝令諸州眾僧安居講說詔〗

門下：憑玄歸妙，固資真風，飡慧習慈，實鍾果智。故三炎檢攝，道之恒規；九夏溫詮，法之嘉猷。可敕諸州，令此夏安居清眾，大州三百人，中州二百人，小州一百人。任其數處講說，皆僧祇粟供備。若粟鮮徒寡，不充此數者，可令昭玄量減還聞。其各欽旌賢匠，良推睿德，勿致濫濁，惰茲後進。

〖贈徐州僧統並設齋詔〗

門下：徐州道人統僧逞，風識淹通，器尚倫雅，道業明博，理味淵澄。清聲懋譽，早彰於徐沛；英懷玄致，風流於譙宋。比唱法北京，德芬道俗，應供皇筵，美敷宸宇。仁睿之良，朕所嘉重，依因既終，致茲異世。近忽知問，悲怛於懷。今路次兗濮，青泗豈遙？愴然念德，又增厥心。可下徐州，施帛三百匹，以供追福。又可為設齋五千人。

〖歲施道人應統帛詔〗

門下：應統仰紹前哲，繼軌道門，徽綜玄範，衝猷是托。今既讓俗名，理宜別供。可取

八解之義，歲施帛八百匹，準四輩之況，隨四時而給。又修善之本，實依力命，施食之因，內典所美。可依朝官上秩，當月而施。所以遠譬深理者，匪獨開崇俗心，抑亦獎厲道意耳。

〖帝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〗

門下：徐州法師慧紀，凝量貞遠，道識淳虛，英素之操，超然世外。綜涉之功，斯焉罕倫。光法彭方，聲懋華裔，研論宋壤，宗德遠邇。爰於往辰，唱諦鹿苑，作匠京緇，延賞賢叢。倏矣死魔，忽殲良器。聞之悲哽，傷慟於懷。可敕徐州施帛三百匹，並設五百人齋。以崇追益。

△述僧中食論——南齊沈休文

人所以不得道者，由於心神昏惑。心神所以昏惑，由於外物擾之。擾之大者，其事有三。一則勢利榮名，二則妖妍靡曼，三則甘旨肥濃。榮名雖日用於心，要無晷刻之累；妖妍靡曼，方之已深；甘旨肥濃，為累甚切。萬事云云，皆三者之枝葉耳。聖人知不斷此三事，求道無從可得，不得不為之立法，使簡而易從也。若直云三事惑本，並宜禁絕，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，念慮所難遣，雖有禁止之旨，事難卒從。譬於方舟濟河，豈不欲直至彼岸？河流既急，會無直濟之理，不得不從流邪靡，久而獲至。非不願速，事難故也。禁此三事，宜有其端。何則？食之於人，不可頓息；其於情性，三累莫甚。故推此晚食並置中前，自中之後清虛無事，因此無事，念慮得簡，在始未專，在久自習。於是束以八支，紆以禁戒，靡曼之欲無由得前，榮名眾累，稍隨事遣。故云往古諸佛，過中不飡，此蓋是遣累之筌蹄，適道之捷徑。而或咸謂止於不食，此乃迷於向方，不知厥路者也。

△述僧設會論——沈休文

夫修營法事，必有其理，今世召請，眾僧止設一會。當由佛在世時，常受人請，以此擬儀　故也。而佛昔在世，佛與眾僧，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。至時持缽，往福眾生。今之僧眾，非惟持中者少，乃有腆恣甘腴，廚膳豐豪者。今有加請召，並不得已而後來，以滋腴之口，進蔬蔌之具，延頸蹙郤，固不能甘。既非樂受，不容設福，非若在昔，不得自營。非資四輩身口無托者也。此以求福，不其反乎？篤而論之，其義不爾。何者？出家之人，本資行乞，誡律昺然，無許自立廚帳，並畜淨人者也。今既取足，寺內行乞

事斷，或有持缽到門，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。既是眾所鄙恥，莫復行乞，悠悠後進，求理者寡，便謂乞食之業，不可復行。白淨王子轉輪之貴，持缽行詣，以福施者，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，躬命仆豎，自營口腹者乎？今之請僧一會，既可仿像行乞，行乞受請，二事不殊。若以今不復行乞，又復不請召，則行乞之法於此永冥，此法既冥，則僧非佛種，佛種既離，則三寶墜於地矣。今之為會者，宜追想在昔，四十九年，佛率比丘入城乞食。威儀舉止，動自應心，以此求道，道其焉遠。若以此運心，則為會可矣。

△議沙汰釋李詔並啟——北齊文宣帝

問：朕聞專精九液，鶴竦玄州之境；苦心六歲，釋擔煩惱之津。或注神鬼之術，明屍解之方；或說因緣之要，見泥洹之道。是以太一闡法，竟於輕舉；如來證理，環於寂滅。自祖龍寢跡，劉莊感夢，從此以歸，紛然遂廣。至有委親遺累，棄國忘家，館舍盈於山藪，伽藍遍於州郡。若黃金可化，淮南不應就戮；神威自在，央掘豈得為蟬？若以御龍非實，荊山有攀髯之戀；控象為虛，洛寤夜光之詭。是非之契，朕實惑焉。乃有緇衣之眾，參半於平俗；黃服之徒，數過於正戶。所以國給為此不充，王用因茲取乏。欲擇其正道，蠲其左術。一則有潤邦家，二則無惑群品。且積競繇來，行之已久，頓於中路，沙汰實難。至如兩家升降，二途修短，可指言優劣，無鼠首其辭。

△答沙汰釋、李詔表——北齊樊孝謙

對曰：臣聞天道性命，聖人所不言，蓋以理絕涉求，難為稱謂。伯陽“道德”之論，莊周“逍遙”之旨，遺言取意，猶有可尋。至若玉簡金書，神經秘錄；三屍九轉之奇，絳雪玄霜之異；淮南成道，犬吠雲中，王喬得仙，劍飛天上；皆是憑虛之說，海棗之談。求之如係風，學之如捕影。而燕君、齊後，秦皇、漢帝，信彼方士，冀遇其真。徐福去而不歸，欒大往而無獲，猶謂升霞倒影，抵掌可期，祭鬼求神，庶或不死。江璧既反，還入驪山之墓；龍媒已至，終下茂陵之墳。方知劉向之信洪寶，歿有餘責；王充之非黃帝，此為不朽。又末葉已來，大存佛教，寫經西土，畫像南宮。昆池地墨，以為劫燒之灰；春秋夜明，謂是降神之日。汝王自在，變化無窮，置世界於微塵，納須彌於黍米。蓋理本虛無，示諸方便。而妖妄之輩，苟求出家，藥王燔軀，波侖灑血，假未能然，猶當克念，寧有改形易貌，有異世人？恣意放情，還同俗物？龍宮餘論，鹿野前言，此而得容，道風將墜。伏惟陛下受天明命，屈己濟民，山鬼效靈，海神率職，湘中石燕，沐時雨而群飛；台上銅烏，傚和風而獨轉。但周都洛邑，治在鎬京，漢宅咸陽，魂歸豐沛。汾晉之地，王跡惟始，既疲遊幸，且勞經略。猶復降情文苑，斟酌百家，想執玉於瑤池，

念求珠於赤水。竊以王母獻環，由感舜德；上天賜佩，實報禹功。兩馬記言，二班書事，不見三世之辭，無聞一乘之旨。帝樂王禮，尚有時而沿革；左道怪民，亦何疑於沙汰。臣某謹對。

△吊道澄法師亡書——梁簡文帝

省啟。承尊師昨夜涅槃，甚深悲怛。法師志業淹明，道風淳素，戒珠瑩淨，福翼該圓。加以識見冥通，心解遠察，記落雨而必然，稱黑牛而匪謬，服膺者無遠近，蒙益者兼道俗。弟子自言旋京輦，便申結緣，豈謂一息不追，奄至乎此？然勝業本深，智力久利，必應遊神寶地，騰跡淨天。但語其乳池，啟殯香棺，入室不了空，心於何不慟？但如來降生之跡，因此而入泥洹，正當其生、住、滅，靡有定相。先聖後賢，何其形響？推校因緣，未始有例。上人等並在二歲，積始終稟道，宜應共相策勉，弘遵舊業，使道場無斷，利益不墜。所裛物輒如法供養。奈何奈何！

△與東陽盛法師書——梁王筠

菩薩戒弟子王筠，法名慧炬，稽首和南。問訊東陽盛法師。弟子昔因多幸，早蒙覲接，歲月推流，逾三十載。欽慕風德，獨盈懷抱，間以山川，無由禮敬。司馬參軍仰述存眷，曲垂訪憶。既荷錄舊之情，兼佩殷勤之旨，歡欣頂戴，難為譬說。仰承垂和履福，享年九十有四，嗤絳人之未高，同殷宗之遐壽。且耳長真已過項，齒剛曾不先落。延華駐采，怡神輔性，自非宿植善因，何以招斯勝果？尊年尚齒之誠，懷德敦舊之款，依風慕道之深，欣羨景仰之至。興居在念，寤寐載懷。弟子限此樊籠，迫茲纓瑣，無由問道，撫躬如失。庶心期冥會，咫尺江山，道術相忘，棄置形跡。唯願敬勖保此期頤，赤松朱發，復何足貴？飛錫騰軀，真在旦夕。指陳丹款，殊未申暢。儻惠一言，豈不幸甚？弟子筠稽首和南。

△與汝南周顒書——梁釋智林

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，陳三宗之取舍，聲殊洹律，雖進物不速；作論已成，隨喜充遍，物非常重。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，幹犯學眾，制論雖成，定不必出。聞之懼然，不覺興悲。此義旨趣，似非初聞，妙音中絕，六十七載。理高常韻，莫有能傳。貧道年二十時，便參傳此義，常謂藉此微悟，可以得道。竊每歡喜，無與共之年少，見長安耆老，多云關中高勝，乃舊有此義。常法集盛時，能深得斯趣者，本無多人。既犯越常情，後進聽

受，便自甚寡傳通，略無其人。貧道捉麈尾以來，四十餘年，東西講說，謬至一時，其餘義統，頗見宗錄，唯有此途，百里無人得者。貧道積年，乃為之發病，既衰嗣未愈，加復旦夕西旋。顧惟此道，從今永絕。不言檀越，機發無緒，獨創方外，非意此音，猥來入耳。且欣且慰，實無以況，建明斯義，使法燈有種，始是真實行道，第一功德，雖復國城妻子，施佛及僧，其為福利，無以相過。既幸已詮述想，便宜廣宣，使賞音者見也。論明法理，當仁不讓，豈得顧惜眾心，以失奇趣邪。若此論已成，遂復中寢，恐檀越方來，或以此為法，障往意理。然非戲論矣。想便寫一本為惠，貧道齎以還西，使處處弘通也。比小可牽曳，故入山取敘，深企付之。

△與舉法師書——梁劉峻

聞諸行李，高談徽德，逖聽風聲，心飛魂竦。無異蘄仙之望石髓，太陰之思龍燭，倉星昏昊，涼雲送秋。道勝則肥，固應頤攝，衣裳虹霓，帷幕霄露，餌黃菊之落蕊，酌清澗之皎流。旦候歸雁，晨鳧暮聽，羈雌獨鵠，神影々爾。蓋象蕭史之騎鳴鳳，列子之御長風，雖荊卿傍若無人，孝然堅臥冰雪，沈沈隱隱，何以尚之哉！至於馳騖經囿，翱翔書圃，極龍宮之妙典，殫石室之鴻記；道生伏其天真，曼倩謝其辨物。若乃習是，童子厝志雕蟲，藻思內流，英華外發，葳蕤秋竹，照曜春松。爵頌息明珠之譽，長門濫黃金之賞，盛矣美矣，煥其麗乎。昔旅浙河，嘗觀組繢，不覺紙熱筆焚，魂魄斯盡。自茲厥後，兩絕圭璧，意眷眷於菁華，腸回回於九折。夫日御停照，不逾隙穴，海若濆湧，莫限隈嵎。以玉抵鵲，幸傳餘寶，冀閱清徽，用瘳眩疾。然越民非鬻冠之所，齊國豈奏韶之地，望與其進，無貽責焉。

△與皎法師書並答——梁王曼穎

弟子孤子曼穎，頓首和南。一日蒙示所撰《高僧傳》，並使其掎摭。力尋始竟，但見偉才，紙弊墨渝，迄未能罷。若乃至法既被，名德已興，年幾五百，時經六代。自摩騰、法蘭發軫西域，安侯、支讖荷錫東都，雖跡標出沒，行實深淺。咸作舟梁，大為利益。固宜緇素傳美，鉛槧定辭，昭示後昆，揄揚往秀。而道安、羅什，間表秦書，佛澄、道進，雜聞趙冊。《晉史》見拾，復恨局當時，《宋典》所好，頗因其會兼。且抗出君台之記，糅在元亮之說，感應或所高推，幽明不無梗概。泛顯傍文，未足光闡；間有諸傳，又非隱括。景興偶采居山之人，僧寶偏綴遊方之士，法濟唯張高逸之例，法安止命志節之科。康泓專紀單開，王季但稱高座；僧瑜卓爾獨載，玄暢超然孤錄。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，意存該綜，可擅一家。然進名博而未廣，巾體立而不就。梁來作者，亦有病諸。

僧祐成簡，既同法濟之責；王季染毫，復獲景興之誚。其唱公纂集，最實近之。求其鄙意，梗概頗見。法師此制，始所謂不刊之鴻筆，綿亙古今，包括內外，屬辭比事，不文不質，謂繁難省，雲約豈加？以高為名，既使弗逮者恥，開例成廣，足使有善者勸向之。二三諸子，前後撰述，豈得約長量短，同年共日而語之哉！信文徒竟無一言可豫，市肆空設千金之賞，方入篋龍函，上登麟閣，出內瓊笈，卷舒玉笥。弟子雖實不敏，少嘗好學，頃日躭餘，觸途多昧。且獲披來帙，斯文在斯，鑽仰弗暇討論，何所成非？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，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。謝安慕竺曠風流，殷皓憚支遁才俊耳。不見旬日，窮情已勞，扶力此白，以代訴盡。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。

△答王曼穎書——梁釋君白

君白一日以所撰《高僧傳》相簡，意存箴艾，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。顧惟道藉人弘，理由教顯，而弘道釋教，莫尚高僧。故漸染以來，昭明遺法，殊功異績，列代而興。敦厲後生，理宜綜綴。貧道少乏懷書抱篋，自課之勤，長慕鉛墨隆青，揚善之美，故於聽覽餘間，厝心傳錄。每見一分可稱，輒有懷再省，但曆尋眾記，繁約不同。或編列參差，或行事出沒，已詳別序，兼具來告。所以不量寸管，輒樹十科，商搉條流，意言略舉。而筆路蒼茫，辭誤陋拙，本以自備疏遺，豈宜濫入高聽？檀越既學兼孔、釋，解貫玄、儒，抽文綴藻，內外淹劭。披覽餘暇，脫助詳閱，故忘鄙俚，用簡龍門。然事高辭野，久懷多愧。來告吹噓，更增愧　　。今以所著讚論十科，重以相簡，如有紕謬，請備斟酌。釋君白。

△吊震法師亡書——梁劉之遴

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。泡電倏忽，三相不停，苦空無我，五陰寧住？尊師僧正，舍壽閻浮，遷神妙樂。雖乘此宿植，必登善地，人情怛化，銜疚悲摧。念在三之重，追慕哀慟，纏綿永往，理不可任。奈何奈何！僧正精理特拔，經論洽通，蔬菲終身，有為略盡。枯槁當年，儀形二眾，豈直息心標領，亦為人倫之傑。弟子少長，遊遇數紀，迄茲平生敬仰，善友斯寄，哀疾待盡。不獲臨泄，鯁慟之懷，二三增楚。扶力修嗟，迷猥不次。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。

△與震法師兄李敬朏書——梁劉之遴

生滅無常，賢弟震法師，奄同力士生處，道識長往，法言永絕，惋怛抽摧，不能已己。

年事未高，德業方播，疾恙甫爾，謂無過憂，遂至遷化，道俗驚愕。念孔懷之切，天倫至慟；永往之情，不可居處。奈何奈何！法師義味該洽，領袖黑衣，識度愷悌，籍甚當世。昔在京師，聖上眄接，自還鄉國，曆政禮重。且講說利益，既實弘多，經始寺廟，實廣福業。衿抱豁然，與物無迕，所與遊款，皆是時賢。白黑歸美，近遠欽敬。豈止息心殄悴，實亦人倫喪寶。追懷歎愴，何可弭歇？並辱遺書及別物，對增哽欷。殿下自為作銘，又教鮑記室為志序，恐鮑想悉，未能究盡，己得面為鮑說諸事行及徽猷。計必勒不朽事，如今日，志石為縑，並呼師修之，鐫刻亦當不久可就。言增泫然，投筆淒懣。劉之遴頓首頓首。

△吊僧正京法師亡書——梁劉之遴

八月二十日，之遴和南。法界空虛，山木頹壞，尊師大正，遷神淨土，凡夫淺累，嬰滯哀樂。承此凶訃，五內抽摧，哀慟深至，不能自已。念追慕永往，纏綿斷絕，情在難居，奈何奈何！大正德冠一時，道蔭四部，訓導學徒，紹隆像法，年居僧首，行為人師。公私瞻敬，遐邇宗仰。若乃五時九部，流通解說，匹之前輩，聯類往賢，雖什、肇、融、恒、林、安、生、遠，豈能相尚？頓悟雖出自生公，弘宣後代，微言不絕，實賴夫子。重以愛語利益，窮四攝之弘致；檀忍智慧，備六度之該明。白黑歸依，含識知庇，舟航愚冥，棟梁寺塔。日用不知，至德潛運，何道長而世短，功被而身沒？映乎大海，永墜須彌，照彼高山，長收朗日。往矣奈何！當復奈何！法師幼而北面，生小服膺，迄乎耆邁，恒在左右。在三之重，一旦傾殞，哀慟之至，當何可處？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，未隆知顧，相期法侶，至乎菩提，不敢生慢。未來難知，現在長隔，眷言生平，永同萬古。尋思惋愴，倍不自勝。未由嗟執，申泄哀歎。謹裁白書，投筆哽猥。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。

△東陽金華山棲志——劉孝標

夫鳥居山上，層巢木末，魚潛淵下，窟穴泥沙。豈好異哉？蓋性其然也。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，負玉鼎而要卿相，行藏紛糾，顯晦踳駁，無異火炎水流，圓動方息。斯則廟堂之與江海，蓬戶之與金閨，並然其所然，悅其所悅，焉足毛羽瘡痏，在其間哉！予生自原野，善畏難狎，心駭雲台朱屋，望絕高蓋青組，且沾濡霧露，彌願閑逸。每思濯清瀨、息椒丘，寤寐永懷，其來尚矣。蚓專噬壤，民欲天從，爰洎二毛，得居岩穴。所居東陽郡金華山。東陽實會稽西部，是生竹箭。山川秀麗，皋澤頎鬱，若其群峰疊起，則接漢連霞；喬林布，則春青冬綠；回溪泱流，則十仞洞底；膚寸雲合，必千里雨散。信卓犖

爽塏，神居奧宅。是以帝鴻遊斯鑄鼎，雨師寄此乘煙。故澗勒赤松之名，山貽縉雲之號。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，王徵士高拔風塵，龍盤鳳棲，咸萃茲地。良由碧湍素石，可致幽人者哉！金華山，古馬鞍山也。蘊靈藏聖，列名仙諜。左元放稱此山云：可免洪水五兵，可合神丹九轉。金華之首，有紫岩山。山色紅紫，因以為稱。靡迤坡陀，下屬深渚，讚岏隱嶙，上虧日月。登自山麓，漸高漸峻，路迴隘險，魚貫而升。路側有絕澗，閤閜哮豁，俯窺木杪，焦原石邑，匪獨危懸。至山將半，便有廣澤大川，皋陸隱脤。予之葺宇，實在斯焉。所居三面回山，周繞有象郛，郭前則平野蕭條，目極通望，東、西帶二澗。四時飛流泉，清瀾微曈，滴瀝生響，白波跳沫，洶湧成音。漕瀆引流，交渠綺錯，懸溜瀉於軒甍，激湍回於階砌。供帳無綆汲，盥漱息瓶匜。楓涘椅櫪之樹，梓柏桂樟之木，分形異色，千族萬種。結朱實，包綠裹，杌白蒂，抽紫莖，櫹槮苯蓴，捎風鳴籟；垂條簷戶，布葉房櫳。中谷澗濱，花蕊攢列。至於青春受謝，萍生泉動，則有都梁含馥，瑀香送芬，長樂負霜，宜男泫露。芙蕖紅華照水，皋蘇縹葉從風，憑軒永眺，蠲憂忘疾。丘阿陵曲，眾藥灌叢，地髓抗莖，山筋抽節。金鹽重於素璧，五鼓貴於明珠，可以養性銷屑，還年駐色。不藉崔文黃散，勿用負局紫丸，翾翔鳥，風胎雨鴈，綠翼紅毛，素羽翠鬣。肅肅切羽，關關好音，馴狎園池，旅食雞鶩。若乃鴻日伺辰，響類鍾鼓，鳴候曙，聲象琴瑟。玄猿薄霧清囀，飛猨乘煙永吟。嘈囋瀏亮，悅心娛耳。諒所以跨躡管籥，韜軼笙簧。宅東起招提寺，背岩面壑，層軒引景，邃宇臨空，博敞閑虛，納祥生白。左瞻右睇，仁智所居。故碩德名僧，振錫雲萃，調心七覺，詆訶五塵，鬱烈戒香，浴滋定水。至於熏爐夜爇，法鼓旦聞，予跕屣摳衣，躬行頂禮；詢道哲人，飲和至教。每聞此河紛梗，彼岸永寂，熙熙然若登春台而出宇宙，唯善是樂，豈伊徒言！寺東南有道觀亭，亭崖側下望雲雨，蕙樓蘭榭，隱曖林篁，飛觀列軒　玲瓏煙霧。日止卻粒之氓，歲次祈仙之客。餌星髓，吸流霞，將乃雲衣霓裳，乘龍馭鶴。觀下有石井，聳跱中澗，雕牴刻削，頗類人工。躍流峻瀉，奔湧泱咽，電擊雷吼，駭目驚魂。寺觀前皆植修竹，檀欒蕭瑟，被陵緣阜，竹外則有良田，區畛通接。山泉膏液，鬱潤肥腴，鄭白決漳，莫之能擬。致紅粟流溢，鳧雁充厭，春鱉旨膳，碧雞冬蕈，味珍霜墾。穀巾取於丘嶺，短褐出自中園。莞蔣逼側池湖，菅蒯駢填原隰。養給之資，生生所用，無不阜實蕃籬，充刃崖嶮。歲始年季，農隙時閑，濁醪初醞，清觴新熟。則田家有野老，提壺共至，班荊林下，陳鐏置爵。酒酣耳熱，屢舞訁 呶，晟論箱庾，高談穀稼，嗢噱謳歌，舉杯相挹。人生樂耳，此歡豈訾？若夫蠶而衣，耕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晚食當肉，無事為貴，不求於世，不忤於物，莫辨榮辱，匪知毀譽，浩蕩天地之間，心無怵惕之警，豈與嵇生齒劍，楊子墜閣，較其優劣者哉！

△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——陳釋真觀

泉亭光顯寺釋真觀，致書領軍檀越。竊聞四依開士，匡正法於將頹；十地高人，秉玄文於已絕，能使崛山遺跡，無虧宴坐之風，祇樹餘苗，得肆經行之道。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，凡是僧尼之類，不書名籍之者，並令捐茲法戒，就此黎民，去彼伽藍，歸其里閈。既普天之下，莫匪王臣，正當黽勉恭承，鞠躬祇奉。但愚情所謂，竊或疑焉。自佛法肇興，千有餘載，流轉此地，數百年間。濟濟僧徒，一何為盛！雖復市朝亟改，風化頻移，慧炬常明，戒香恒馥。其為福利，難可勝言。所現靈祥，聞諸史傳。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，高座法師流芳鞏雒，或復昆明池內，識劫燒之餘灰，長沙寺裏，感碎身之遺蔭。道開入境，仙人之星乃出；法成去世，紺馬之瑞爰浮。乃有青目赤髭，黃眸白足，連眉表稱，大耳傳名。莫不定水淵澄，義峰山豎。汪汪道望，類迦葉之高蹤，肅肅威儀，似頞鞞之清行。頃年訛替，乃日澆漓，而正法洪基，猶應未殄。忽復違其本志，奪彼前心，莫不仰高殿而酸傷，辭舊房而淒楚。依依法座，重反何期？戀戀禪門，再還無日。乃非岐路，而有分袂之悲；雖異河梁，遂結言離之痛。若以不繼名籍，為其深罪，延茲咎累，亦可哀矜。夫出俗之人，務應修道，許其方外之禮，不拘域中之節。或有不貫名籍，無關簿領，並皆遊方采聽，隨處利安，望剎為居，臨中告飯。或頭陀林下，或蘭若岩阿，如此之流，寧容繼屬？若勝業不全，清禁多毀，宜應休道，此事誠然。而持犯難知，聖凡相濫，譬庵羅之果，生熟難分，雪山之藥，真偽難辯。忽使昆峰之上，玉石同焚，大澤之中，龍蛇等斃，何期惜也？籲可傷哉！又其割愛辭親，披緇剪髮，既無僕使，永絕妻孥，或老病之年，單貧之士，皆憑子弟，還相養衛。如其一朝雨散，便溘死溝渠，遂有赴浚壑而投身，縊長繩而殞命，雖復汩羅之痛，匹此猶輕，荒谷之悲，方斯未重。且復奇才絕學，並寄後生，聽講誦經，咸資晚秀。所以須陀得戒，猶是幼童，身子揚名，差非耆老。如斯之類，若並翻緇，恐此法門，便無紹繼，梵輪絕矣，精舍空焉。若八陣未休，四郊多壘，前驅所寄，後殿斯憑。愚謂此人殆成無用，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，索鐵申鉤之力，則並從軍募，久預長驅。儻復尚服緇衣，猶居寺宇，則是習勇心薄，樂道情深；若非衛玠之清羸，便同孟昶之浮怯，既不便弓馬，徒勞行陣。雖復身披甲冑，還想法衣，手執幹戈，猶疑錫杖；必當遙聞戰鼓，色變心驚；遠望軍麾，魂飛氣懾，將恐有沮都護之威，無益二師之勇。若謂不輸王課，靡助國儲，所以普使收其賦斂。但浮遊之屬，萍迸蓬飛，散誕之流，且貧終窶，鄉里既無田宅，京師又闕主人，納屨則兩踵並穿，斂衿則雙肘皆現。觀董生之百結，尚覺輕華，見顏子之一簞，更疑豐飽。求朽壤以為藥，寧識紫丸服，糞掃而為衣，豈逢黃絹貨財之禮？此則無從懷璧之幹，信哉應免。若令其在道，猶可分衛自資，遂使還民，便是餱糧莫寄。伏惟皇朝御曆，齊聖欽明，繼踵軒羲，比肩炎昊，握鏡之風彌遠，垂衣之化方深，兼復梁棟三寶，敷弘十善，昔漢明靈感，止夢金人，晉武覆修，才招玉像，用今方古，彼有慚焉。或深經是護等，仙預大

王，寶塔斯成類，無憂國主。明揚仄陋，信巢父之清虛，征聘漁畋，許嚴生之高尚。愚謂絓預今者，免首僧尼，若已離法衣，無遵道業；或常居邸肆，恒處田園，並依民例，宜從策使。如其禪誦知解，蔬素清虛，或宣唱有功，梵聲可錄，或繕修塔廟，建造經書，救濟在心，聽習為務，乃至羸老之屬，貧病之流，幸於編戶，無所堪用，並許停寺，仍上僧籍。必望十城之寶，或出荊山；百步之中，時逢芳草。於是寺斷流俗之僧，眾無飣甫酒之客，六時翹請，常以國界為心；三業精修，必用君王為本。豈不幽明踴躍，人鬼忻歡？冥力護持，善緣扶助，然後二儀交泰，六氣調和，征馬息鞍，軍旗卷旆，邊荒入附，無待丹水之師；玉帛來朝，還想稽山之集。何期樂矣？實可忻哉！儻復強場不虞，軍資有闕，薄須費計，伏聽征求。仰唯領軍檀越，外則探賾典墳，內則鉤深經論，才高帷幄，寄重鹽梅，必願降意芻蕘，留心正法，微惠研詳，薄垂觀覽。如其一毫可采，深悕曲為矜論，無使蘭艾同鋤，薰蕕俱剪。庶得仙人範裏，更轉法輪，長者園中，還鋪講席。則匡維之德，比恒岱而齊高；擁護之功，似滄溟而共廣。橫此懺煩，彌增悚惕。

△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——陳徐陵

竊聞出家閑曠，猶若虛空，在俗籠樊，比於牢獄。非但經有明文，亦自世間共見。瞥聞法師覆彼舟航，趣返緇衣之務，此為目下之英奇，非久長之深計。何以知然？從苦入樂，未知樂中之樂；從樂入苦，方知苦中之苦。弟子素以法師雖無曩舊，相知已來，亦復不疏。夫良藥必自無甘，忠諫者決乎逆耳，倚見其僻，是以不忍不言。且三十年中，造莫大之業，如何一旦舍已成之功，孰為可惜？敬度高懷，未解深意，將非帷幄之策，欲集留侯？形類臥龍，遠求葛氏。黃石兵法，寧可再逢？三顧茅廬，無由兩遇。封爵五等，唯見不逢，中閤外門，難朱易白。鳴笳鳳管，非有或聞，舞女歌姬，空勞反玩。覓之者等若牛毛，得之者譬猶牛角。以此之外，何所窺窬？法師今若退轉，未必有一稱心，交失現前，十種大利。何者？佛法不簡細流，入者則尊，歸依則貴，上不朝天子，下不讓諸侯，獨玩世間，無為自在，其利一也。身無執作之勞，口飡香積之飯，心不妻妾之務，身飾芻摩之衣，朝無踐境之憂，夕不千里之苦，俯仰優遊，寧不樂哉！其利二也。躬無任重，居必方城，白壁朱門，理然致敬，夜琴晝瑟，是自娛懷，曉筆暮詩，論情頓足，其利三也。假使棘生王路，橋化長溝，巷吏門兒，何因仰喚？寸絹不輸官庫，鬥米不進公倉，庫部倉司，豈須求及？其利四也。門前擾擾，我且安眠，巷里云云，餘無驚色，家休小大之調，門停強弱之丁，入出隨心，往還自在，其利五也。出家無當之僧，猶勝在俗之士，假使心存殺戮，手無斷命之愆，密裏通情，決勝酌然，矯俗如斯，煩垢萬倍，勝於白衣，一入愛河，永沈無出，其利六也。聽鍾聲而致敬，尋香馥以生心，朝睹尊儀，暮披寶軸，剎那之善，逐此而生，水滴微功，漸盈大器，未知因緣果報，善惡皎然，就

此而言，其利難陳矣。假使達相白衣，猶有埃塵之務，縱令遙寄彈指，遠近低頭，形去心留，身移意往，閡有者得如此，貧苦者永無因，近在目前不言可見，其利七也。山間樹下，故自難期，枕石漱流，實為希有；猶斯之類，不可思議；如此者難逢；一心人希遇，法師未能不學，交習聰勝之因，一旦退心，於理邈矣，其利八也。開織成之帙，見過去之因，摛琉璃之卷，驗當來之果；識因識業，不以為愆；知福知報，何由作罪？上無舟楫，交見沒溺之悲；下失浮囊，則有沈身之患，其利九也。曠濟群品，為天人之師，水陸空行，皆所尊貴；言必閣梨和上，書輒致敬和南；遠近嗟詠，貴賤顒仰；法師今必退轉，立成可驗；才脫袈裟，逢人輒稱汝我，始解偏袒，姓名便亦可呼；平交故自不論，下劣者亦恐不讓；薄言稱已，榻席懸異從來；小得自在，便以君為題封；若不屈膝斂手

自達無因；俯仰承迎，未閑合度；如此專專，何由可與？其利十也。略言十事，空失此機，其間深道，寧容具述？仰度仁者，心居魔境，為魔所迷；意附邪途，受邪易性。假使眉如細柳，何足關懷？頰似紅桃，詎能長久？同衾分枕，猶有長信之悲；坐臥忘時，不免秋胡之怨。洛川神女，尚復不惑東阿，世上斑姬，何關君事？夫心者面焉，若論繾綣，則共氣共心，一遇纏綿，則連宵厭起。法師未通返照，安悟賣花？未得他心，那知彼意？嗚呼！桂樹遂為豆　火所焚，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沒。弟子今日橫諮，必為法師所哂。世上白衣，何訾何限，且一人退道，而不安危？推此而言，實成難解。譬如瓦礫盈路，人所不驚，片子黃金，萬夫息步。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，染俗之法未加，何異金博赤銅，銀換鉛錫？可悲可惜，猶可優量，能忍難忍，方知其最願棄俗事，務息塵勞。正念相應，行志兩全，薄加詳慮，更可思惟。悔之在前，無勞後恨，如弟子算遠，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愴。近即三五歲內，空唱如何。萬恨萬悲，寧知遠及；自誤自惜，永棄一生。乃知斷弦可續，情去難留，或若火裏生花，可稱希有。迷人知返，去道不遙。幸速推排，急登正路。法師非是無知，遂為愚者所迷，類似阿難，便為魔之所嬈。猶須承三寶之力，制彼群凶；豎波若之幢，天魔自款。若此言旨當即，便冀棄芻蕘；若不會高懷，幸停深怪耳。

△諫周太祖沙汰僧表——釋曇積

僧曇積白。皇帝大檀越，德握乾坤，心懸白日，照燭無私之道，卷舒不測之化，能威臨皂白，悲及僧尼，控引玄綱，示之出路。欲使清升練行，顯跡於明時；寡德沙門，恥還於素俗，爰降明詔，責其試藝；頒下諸州，問其課業。竊惟入道多端，諒非一揆，依相驗人，有五理不足。何者？或有僧尼生年在寺，節儉自居，願行要心，不犯諸禁，燒香旋塔，頂禮殷勤，合掌低頭，忘寢以食；但受性愚鈍，於讀誦無緣；習學至苦，而不得一字。今量所告意，須文誦聰者為是；重審試僧，不退實行為是。正意偏望，取其明決，

且實而不聰，行之本也；聰而不實，智之相也。若用為有業，是不求備於一人，若實為非僧，便責知於滿足。大覺智慧，不可思議，諸所為法，天人頂受。況在凡夫，輒思改易？群聖自言，種種神變，於斯大法，不能加減。大人出世，識本知機，巧妙多方，化人以漸；眾生根行，各各不同；令聖說經，互差不一；內外相通，亦無乖異。又如孔子領徒三千，達者七十有二，升堂入室，莫過數人，自餘已外，豈容斥逐？今州郡縣各有學生，德及顏、淵，詎幾人也？可以不及顏淵，廢郡不立，可以無德頑僧，並令還俗？不及顏淵者猶勝於野人，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。伏此二途，不足一也。或有專歸樹下，擎錫持盂，望中而飡，正命自活。名聞頓舍，利養無心，理觀除煩，遂闕文誦。論其人入道，則內業有餘，究其文解，則相功不足。何必聚眾京華悉是德僧，孤拔林野咸非行士？故果有生熟，不可以色相而啖；人有出沒，不可以形名而取。敢自三思，不足二也。或有營經造像，厲力積年，修補伽藍，憂勤累歲。舍身濟物，不以寒苦經心；施樂與人，不以饑貧易志。但無聰力，日誦不過一言；旦夕棲棲，日讀不盈數紙；準其回向，則善不空施，征其發趣，則佛之真子。今無辜退俗，是枉濫行人，直性頓非，不足三也。佛說僧是福田，理難損抑，雖可年末形凡，而法服尊重，豈容朝施暮奪，自加膺毀？愛惡無常，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，置不恒之式於十二衝典？恐不合聖心，甚乖大趣。上損慈悲，下虧正化，唯畏後世相傳，受誣僧之謗，不足四也。今大周大國，僧尼未幾，寺舍列然，有盈萬數。隻應招延二部，溢滿其間。動梵鳴鍾，為國行道，方便窮其長短，曲覓愆非。黜放還民，使棟梁空曠，若他方異國，遠近聞知，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，取地於塔廟之下，深誠可怪。但頑僧任役，未足加兵，寺地給民，豈能富國？染不頓除，性由漸顯。一切眾生具諸煩惱，若頓遣圓修，是滅佛法，匪直損身，魔必得便。何者？一向純善，精加供養；一向純惡，退令還俗，此言所見，深滅三寶。若粗細等看，魔難得便。何者？純善退，還成粗；眾粗之人，猶生物善。經文道理，莫問粗細之行；唯不還俗，終成佛子。進退三思，不足五也。貧道餘年，賤質寄命關右，欽化承恩，得存道業。是以呻吟策杖，送此丹誠，懺忤之愆，伏增戰越。敬白。

△貽仙城慧命禪師書——晉戴逵

竊以渭清涇濁，共混潮宗之源；松長箭短，同秉堅貞之質。幸賴含靈五常，理宜範圍三教。是以闕里儒童，闡禮經於洙濟；苦縣迦葉，遷妙道於流沙。雖牢籠二儀，蓋限茲一世，豈如興正法於鹿苑，蕩妄想於鷲山，半滿既陳，權實斯顯。誡教有淺深，人無內外。禪師德聲遠振，行高物表，攝受四依，因牧羊而成誦；負笈千里，曆龍宮而苞括。故能內貫九部，總雪山之秘藏；外該七略，備壁水之典墳。支遁天台之銘，竺真羅浮之記，曇賦七嶺，汰詠三河；寶師妙折莊生，璩公著論袁集；若吞雲夢，如指諸掌。加以妙持

淨戒，如護明珠，善執律儀，似臨懸鏡。稟羅雲之密行，踵賓頭之福田，撫挹定水，便登覺觀，高蔭禪枝，將逾喜舍。是以不遠瀟湘，來儀沔陸，植杖龍泉，仍為精舍。回車馬穀，即創伽藍，鑿嶺安龕，詎假聚沙？成塔因山，構苑無勞，布金買地，開士雲會。袂似華陰，法侶朋衝，眾齊稷下，禪室晨興，時芳杜若；支提暮啟，暫入桃源。香山梵響，將阮嘯而相發；日殿妙音，與孫琴而齊韻。紫蓋貞松，仍麾上辯，洪崖神井，即瑩高心。故以才堪買山，德邁同輦，崇峰景行，牆仞懸絕。弟子業風鼓慮，欲海沈形，洎渚宮淪覆，將曆二紀，晝倦坐馳，夜悲愕夢，未能忘懷彼我，歸軫一乘，遣蕩胸衿，朗開三達。既念鼠藤，彌傷鳥係。昔在志學，家傳賜書，五禮優柔，三玄饜飫，頗絕韋編，構述餘緒。爰登弱冠，捃摭百家，及乎從仕，留連文翰。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，賦鷦鷯而詠鸚鵡。若求其一介，亦仿佛古人。但深悟聚泡，情悲交臂，常欲蟬蛻俗解，貪味真如。一日鄖城，訊修隗館，屈膝情欣，係襪遇同。進履未盡，開襟遽嗟，飄忽尋望，拂衣世網，脫屣牽絲。滄浪濯纓，漢陰抱甕，行飡九轉，用遣幽憂，漸寤三空，將登苦忍，仙梁視玉，不廢從師；深澗折桃，無妨請益。所希彌天勝氣，乍酬鑿齒，雁門高論，時答嘉賓。冬暖如春，願珍清軌，室邇人遐，彌軫襟帶。餘辭殘簡，念無金玉。

△幽林沙門釋惠命酬書濟北戴先生

夫一真常湛，徼妙於是同玄，萬聖乘機，違順以之殊跡。是以西關明道，東野談仁，雕樸改工，有無異軫。今若括此二門，原茲兩教，豈不歸宗三轉，會入五乘？藉淺之深，資權顯實。斯若池分四水，始則殊名，海控八河，終無別味。檀越幼挺奇才，夙懷茂緒，華辭卓世，雅致參玄，智涉五明，學兼三教。益矣能忘，蹈顏生之逸軌；損之為道，慕李氏之玄蹤。雖復六經該廣，百家繁富，聖賢異準，儒墨分流，或事曠而文殷，或言高而義遠，莫不納如瓶受，說似河傾。明鏡匪疲，洪鍾任扣，子建挹以奇文，長卿恧其高趣。故雖秦楚分墟，周梁改俗，白眉青眼，龜玉之價弗逾；棲鳳臥龍，魚水之交莫異。加以識鑒苦空，志排塵俗，形雖廊廟，器乃江湖。是以屬歎牽絲，興言世網，辭同應、陸，調合張、嚴。嗟朱火之遽傳，潛清波之速逝，方應濯足從道，洗耳辭榮。九轉充虛，四扉排疾，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，解十纏而遣三患，斯之德也，寧不至哉！貧道識鏡難清，心塵易壅，定慚華水，戒非草係，才侔撤燭，學謝傳燈。內有愧於德充；外無狎於人世，是以淹滯一丘，寓形蓬柳，端居千仞，托志筠松。測四序於風霜，候三旬於眺魄。至乃夜聞山鳥，仍代九成，晝視遊魚，聊追二子，蓽戶弊衿，既在原非病；朱門結駟，亦於我如雲。所歎藤鼠易侵，樹猿難靜；勞想鷲頭，倦思雞足。至於林凋秋葉，曾無獨覺之明；谷響春鶯，終切寡聞之歎。忽承來問，曲見光譽，幽氣若蘭，清音如玉。誠復溢目致歡，而實撫膺多愧。雖識謝天池，未辯北溟之說；而事同泥井，慚聞東海之談。

所冀伊人，於焉加我；黃石匪遙，結期明旦。白駒可縶，用永終朝，善敬清猷，時因素剖。言不洗意，報此何申。

△吊延法師亡書——隋薛道衡

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。俗界無常，延法師遷化，情深悲怛，不能已已。唯哀慕摧割，當不可任。法師弱齡舍俗，高蹈塵表，志度恢弘，理識精悟。靈台神宇，可仰而不可窺；智海法源，可涉而不可測。同夫明鏡，屢照不疲；譬彼洪鍾，有來斯應。往逢道喪，玄維落紐；棲志幽岩，確乎不拔。高位厚禮，不能回其慮；嚴威峻法，未足懼其心。經行宴坐，夷險莫二；戒德律儀，始終如一。聖皇啟運，像法重興，卓謂緇林，鬱為稱首；屈宸極之重，申師資之義；三寶由其弘護，二諦藉以宣揚；信足以追蹤澄、什，超邁安、遠。而法柱忽傾，仁舟遽沒；匪直悲纏四部，固亦酸感一人。師杖錫挈瓶，夙承訓導，升堂入室，具體而微。在三之情，理百恒慟；往矣奈何，無常奈何。疾礙不獲展慰；但深悲結，謹遣白書，慘愴不次。弟子薛道衡和南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